

毛詩注疏

卷一
卷二

毛詩注疏并
校勘記

丁仁煒署檢



光緒丁亥閏
夏點石齋遵
阮本重校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註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論此義所引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也自鄭箋旣行齊魯韓三家遂廢案此陸德明經義釋文之說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鳳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親詩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宋苕一條謂王不及鄭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見經義集解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歧塗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

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
劉炫毛詩述義爲槩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肅唐語林記劉禹
錫聽施士旬講毛詩所說惟鶴在梁陟彼岵兮勿剪勿拜惟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
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培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
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
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宋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
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關遂併毛鄭而棄之
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始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駁駁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
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序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又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盡一自唐後至今鈔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盩莫可究詰因以元舊校本授元和生食顧廣圻取各本校之元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阮元記

引據書本目錄

經本二

唐石經二十卷 今存於世款式不具

南宋石經殘本 高宗御書在杭州府學碑存十石每石四列列四十五行行十八字惟末石三列碑內不分卷第其國南召甫小雅大雅下亦無第一第二等字小序皆連經文每篇另起每章連接凡篇後殘章喚句及風雅頌後總計章句皆無之末石有榮輔殿諸第一石周南起至鵲我連述文每篇另起每章連接凡篇後殘章喚句及風雅頌我思起至維子之故羔裘的也第廿四石突自我人宛宛起至鵲轉伏枕也第廿五石送子涉淇起至青青子佩止第廿六石好之鍾鼓既起至我獨居憂止第廿七石毛取其血膏起至經營四方何草止第廿八石不元何人不發起至于時言言于止第廿九石入觀以其介圭起至薄言聊者有耀也第卅石驕有驕有離起至宋玉體小指書凡遇避諱字皆本缺筆如儀作儀貞作貞威作威恒作恒信作信空作感又作思亂作穆續作穆朗作朗結作結作寶積作寶也經文大率異今本同唯鳴鶴序尾降降竹竿還兄弟父母母圖今書中已詳載唐刻試附存其目於此以見南宋時同極根柳頭大且篤鶴鳴它山之石烈祖來徵來鑒者冀唐石經同今書中已詳載唐刻試附存其目於此以見南宋時經猶爲善本於古者亘所寶貴矣

經注本三

孟蜀石經殘本二卷自召南關雎篇位故以興指辭字起至賦之二子與舟二章章四句止分卷同唐石經有杭州二十卷張昭文書其注或異或同或不同又云昔漢書以太和石本校寫非精時人未之許書中凡調民世字皆缺筆避唐諱察字缺筆避家諱也今校經文如日月篇乃如人之身各風篇不以我龍情非誤例即誤而又昔育恐育鞠下育字毛傳育鞠之育訓長鄭箋育之育訓群云昔幼時恐至長老窮無定本云作龍情非誤例即誤而又昔育恐育鞠下育傳文如草蟲篇草蟲養蟲也今所傳各本無下蟲異屬雅說文合正義無定本云作龍情非誤例即誤而又昔育恐育鞠下育此傳文之誤也箋文如平微篇之實實也實乃實之義行篇篇不以角乃以味味乃味之義野有死麕篇勸其佩飾下

宋小字本二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以隋唐著錄考之鄭箋元第如此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小皆二十四字第一卷第

重刻相臺岳氏本二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乾隆四十八年 武英殿仿宋本款式不具列

注疏本四

十行本七十卷各經注本第一卷為五第二卷為三第三卷為三第四卷為四第五卷為三第六卷為四第七卷為三

閣本注疏七十卷用十行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萬曆本也明御史李元陽會事江以達刊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汲古閣毛氏本注疏七十卷用明監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崇禎本也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引用諸家

陸德明毛詩音義三卷

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噉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謠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砥其頹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詩備矣卜商闢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鄆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賈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肩舒琰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擅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

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資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蹟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其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疏正義曰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代爲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軒轅氏其有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六代爲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軒轅氏其有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記明堂位曰古詩神農時也鄭氏注云伊尹始爲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未有益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鄭氏注云伊尹始爲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也詩又曰但事不經一始爲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有已矣矣鄭氏注云伏犧氏始爲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有故矣矣鄭氏注云伏犧氏始爲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有故矣矣鄭氏注云伏犧氏始爲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有故矣矣鄭氏注云伏犧氏始爲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有故矣矣鄭氏注云伏犧氏始爲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有故矣矣鄭氏注云伏犧氏始爲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有故矣矣鄭氏注云伏犧氏始爲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有故矣矣鄭氏注云伏犧氏始爲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有故矣矣鄭氏注云伏犧氏始爲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有故矣矣鄭氏注云伏犧氏始爲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有故矣矣鄭氏注云伏犧氏始爲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無所感其志何可言故知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率

風雅則法足彰顯成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
風雅則法足彰顯成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
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典說舜命后稷之周人皆居於此時乃得粒食而後有此大功爾問不朽是後稷食
蒸其文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疏正義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者也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者也
有章共財謂使之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言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者也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者也
疏正義曰此詩之義多矣方說天注云廟由觀念也其意言天下有章惟用不多故列黃帝之事以明民共財者也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者也
惟我周能德之使言文王武王是能顧天耳大文王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此
王季克周德之使言文王武王是能顧天耳大文王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此
居言民得聖人焉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時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疏正義曰此
作也故言文武之詩皆通文武之政未成文武之時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疏正義曰此
公故言成王之大明之詩皆通文武之政未成文武之時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疏正義曰此
之後也故言官樂師職云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疏正義曰此
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正義曰此詩之義多矣方說天注云廟由觀念也其意言天下有章惟用不多故列黃帝之事以明民共財者也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者也
之謂之詩之正經疏正義曰此詩之義多矣方說天注云廟由觀念也其意言天下有章惟用不多故列黃帝之事以明民共財者也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者也
定其篇屬之大師以道教乃作者名之為詩此詩之義多矣方說天注云廟由觀念也其意言天下有章惟用不多故列黃帝之事以明民共財者也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者也
同唯采薪越草之篇其餘在於今詩者皆大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野而作春秋至此而絕筆於春秋此詩之義多矣方說天注云廟由觀念也其意言天下有章惟用不多故列黃帝之事以明民共財者也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者也
故下為之賦也疏正義曰此詩之義多矣方說天注云廟由觀念也其意言天下有章惟用不多故列黃帝之事以明民共財者也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者也
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者孔子正之耳是周禮名各得其所以始定此六十二篇當先定非孔子為之哀公二十九年左傳所載
者傳家誠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反詩之自見於周禮名各得其所以始定此六十二篇當先定非孔子為之哀公二十九年左傳所載
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彼篇始則或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享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都不尊賢疏正義曰自此
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與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享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都不尊賢疏正義曰自此
相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與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享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都不尊賢疏正義曰自此
孝山毅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毅胡公則胡公之在夷王自始受譖享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都不尊賢疏正義曰自此
夷王時郊持牲云數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伯舟言仁
而不遇是也自是而下屬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疏正義曰此
不尊賢也自是而下屬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疏正義曰此

在夷之國之故云象國粉然刺怨相尋舉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
彼不復有詩之刺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
者長也謂與諸侯商伯大彭宋公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
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宋公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
云管仲桓公諸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
不救則桓公諸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
謂魯不救則桓公諸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
詩記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疏
子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有三千餘篇其亡者多矣其存者三百一十五篇其亡者多矣其存者三百一十五篇
在為數也樂緯詩有三百一十五篇其亡者多矣其存者三百一十五篇
唯有三篇詩有三百一十五篇其亡者多矣其存者三百一十五篇
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周詩有三百一十五篇其亡者多矣其存者三百一十五篇
下者鄭各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文公詩存焉而亡者多矣其存者三百一十五篇
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君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
於是止矣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雖取三百之意而不用其意也詩存焉而亡者多矣其存者三百一十五篇
於是不用則止矣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雖取三百之意而不用其意也詩存焉而亡者多矣其存者三百一十五篇
故唯錄三百一十五篇其亡者多矣其存者三百一十五篇
不換不其終始謂於無端無始無終無際於朝延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
立斯譜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雖取三百之意而不用其意也詩存焉而亡者多矣其存者三百一十五篇
齊宣公之十年宣公之十八年宣公之二十四年宣公之三十一年宣公之三十七年宣公之四十四年宣公之五十一年宣公之五十八年宣公之六十五年宣公之七十二年宣公之七十九年宣公之八十六年宣公之九十二年宣公之九十九年宣公之百零六年宣公之百一十三年宣公之百二十年宣公之百二十七年宣公之百三十四年宣公之百四十一年宣公之百四十八年宣公之百五十五年宣公之百六十二年宣公之百六十九年宣公之百七十六年宣公之百八十二年宣公之百八十九年宣公之百九十六年宣公之百一百零三年宣公之百一百一十年宣公之百一百一十七年宣公之百一百二十四年宣公之百一百三十一年宣公之百一百三十八年宣公之百一百四十五年宣公之百一百五十二年宣公之百一百五十九年宣公之百一百六十六年宣公之百一百七十二年宣公之百一百七十九年宣公之百一百八十六年宣公之百一百九十二年宣公之百一百九十九年宣公之百二百零六年宣公之百二百一十三年宣公之百二百二十年宣公之百二百二十七年宣公之百二百三十四年宣公之百二百四十一年宣公之百二百四十八年宣公之百二百五十五年宣公之百二百六十二年宣公之百二百六十九年宣公之百二百七十六年宣公之百二百八十二年宣公之百二百八十九年宣公之百二百九十六年宣公之百三百零三年宣公之百三百一十年宣公之百三百一十七年宣公之百三百二十四年宣公之百三百三十一
年宣公之百三百三十八年宣公之百三百四十五年宣公之百三百五十二年宣公之百三百五十九年宣公之百三百六十六年宣公之百三百七十二年宣公之百三百七十九年宣公之百三百八十六年宣公之百三百九十二年宣公之百三百九十九年宣公之百四百零六年宣公之百四百一十三年宣公之百四百二十年宣公之百四百二十七年宣公之百四百三十四年宣公之百四百四十一年宣公之百四百四十八年宣公之百四百五十五年宣公之百四百六十二年宣公之百四百六十九年宣公之百四百七十六年宣公之百四百八十二年宣公之百四百八十九年宣公之百四百九十六年宣公之百五百零三年宣公之百五百一十年宣公之百五百一十七年宣公之百五百二十四年宣公之百五百三十一
之詩年能分明故云思宣公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
為註之此詩不謂之變而謂之清者皆也此序世故事得展普故史記謂之書也明也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
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

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焉羊致陵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己致人草蟲以
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為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焉
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教蓋羊以下差遠焉文王之政為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焉
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報還詩布王就然後作歌武王未得之時已受命土
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善何須待布王就然後作歌武王未得之時已受命土
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南述其善何須待布王就然後作歌武王未得之時已受命土
封太公為齊侯合周召南之伯而何故體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與何破處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
趙商問甘棠行處在武王之時其功美以事富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伯何得為其伯甘棠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
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義云召伯聽訟從便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之所云其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
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從便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之所云其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
召南多陳人倫事與南國類又詩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南也風之始
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禮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
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此者道異說也鄭之前言世有為史歌之故切解之○南之風言后妃樂得君子女史
昭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欲風南召南故篇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以此入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人
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芣昔房中樂之樂則房中之樂亦欲風南召南故篇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以此入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人
房中之樂當用鶴鳴采芣樂無所說義亦或然○射禮房中之樂肅以此入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人
御于君所采芣樂其循潤以采芣樂無所說義亦或然○射禮房中之樂肅以此入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人
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為篇此引之者文以射用四篇無雜首篇皆夜在召南則其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節者謂射之進退
去之大射注云理之言不末也其詩有射諸侯者不朝者之言因以召南篇世夫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者侯所以
是被射之言故率之為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不朝者之言因以召南篇世夫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者侯所以
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笙歌四正謂記作射義者不朝者之言因以召南篇世夫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者侯所以
則安則也引詩無理音之字鄭知是理音者以大夫君子以禮首樂歌之曲故并樂于君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此是理音
公封魯之詩曰文公召公封燕之詩曰公劉康公成王時是召公之詩曰康公召公封燕之詩曰公劉康公成王時是召公之詩曰康公
為周文公之詩曰文公召公封燕之詩曰公劉康公成王時是召公之詩曰康公召公封燕之詩曰公劉康公成王時是召公之詩曰康公
子亦世宋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召公之詩曰康公召公封燕之詩曰公劉康公成王時是召公之詩曰康公
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高三公不知何謂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召公之詩曰康公召公封燕之詩曰公劉康公成王時是召公之詩曰康公
有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故也○問者
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故也○問者
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周而不承天子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宋取詩以列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故也○問者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勅撰

原卷之一至卷二之三

周南關雎訓傳第一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雎七音反底字多佳且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關雎訓傳第一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雎七音反底字多佳且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關雎訓傳第一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雎七音反底字多佳且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關雎訓傳第一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雎七音反底字多佳且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關雎訓傳第一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雎七音反底字多佳且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關雎訓傳第一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雎七音反底字多佳且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關雎訓傳第一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雎七音反底字多佳且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關雎訓傳第一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雎七音反底字多佳且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關雎訓傳第一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雎七音反底字多佳且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關雎訓傳第一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代南風之詩也

